

目 录

修武县沦陷记.....	王玉德 (1)
九死一生终身难忘.....	赵九经 (3)
——控诉日寇在小纸坊村的大屠杀	
烙印.....	葛绍武 (5)
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的一个实例.....	南京档案馆 (10)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给国民	
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程明升	
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电报及军令部的复电	
国民革命军九十五师在修武县抗战片断.....	郭景道 (16)
李屯抗日战斗歼敌实况.....	张庭机 (18)
八支队的抗日活动.....	王寿山 (20)
修、博、武、获四县联防指挥部始末.....	郭景道 (31)
牛家小车站.....	牛建功 (34)
西医西药传入修武县城述略.....	李继陶 (42)

中国红十字会修武分会活动始末·····	丁振中 (47)
“金砖案”轰动全国·····	王永川 (51)
修武一大疑案·····	韩天申 (66)
金砖案与杜和其人·····	薛政猷 (70)
我演京剧《盗金砖》的回忆·····	何利清 (75)
各县社会调查——修武·····	《河南统计月报》(78)
视察修武日记·····	《河南政治视察》(86)
奇山秀水话云台·····	石振升 (95)
全国最高瀑布在修武·····	李海甫 张晓华 (99)
云台大瀑布之歌·····	郭清晨 (101)

修武县沦陷记

王 玉 德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正月，修武沦陷前两天，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就沿着道清铁路上空来回盘旋，侦察我方情况。正往西撤退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一部，也进入了距修武县城五华里的新焦公路小纸坊一带村庄。为抵抗日寇的侵犯，二十九军官兵就在小纸坊村发动群众将公路挖断，把家与家的院墙打通，还在临街的民房墙上挖了很多枪眼……，“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抗击日寇的战斗将要在

这里打响！

正月十九日拂晓，当日本侵略军的装甲运兵车尾随坦克车，沿着新乡——焦作的公路，轰轰隆隆由东向西进犯到小纸坊村边时，被公路上的壕沟所阻。日军就停下来，拥进村里到处乱窜乱叫，企图抓老百姓填沟修路。这时，我二十九军官兵眼看歼敌时机已到，就一起向敌群开火。顿时，街上房上，屋里院外，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吼叫着射向入侵之敌。我军在群众的配合下，一时杀得措手不及的入侵者横尸街巷，鬼哭狼嚎，乱成一片。

中午前后，疯狂的日寇援军，到小纸坊村施行报复。我

二十九军官兵在街头英勇抵抗，奋力冲杀，赤背抡刀，与鬼子展开白刃战，后因我军伤亡过大，就利用地形战壕，越过公路南撤郇封村。在我军撤出战斗后，日本鬼子再次进村杀人、放火、抢掠、奸淫，搜捕中国士兵，真是无恶不作，罪恶累累……。

傍晚时分，在小纸坊村遭到我军民顽强抵抗的日本侵略军，才将破坏的公路修复，入夜到修武县城西关（日军当时未入城），一直往西侵犯。于是修武县沦入敌手，全县人民处于长达八年的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我正在南关村外美国人和意大利人修建的“耶稣教堂”医院里（当地人叫“南洋场”）当护士。在小纸坊村抗日战斗结束的当天夜里，我二十九军在附近老百姓的帮助下，用担架把受伤的将士送进医院治疗。先后来治疗的伤员共三十多人，其中重伤的在医院住有个把月才好，轻伤的没住几天就出院回部队了，还有两个重伤员在治疗中牺牲。听在医院治疗的伤兵讲，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正月十九日那天，就在修武火车站坐阵指挥小纸坊抗战。后来，宋军长沿道清线，坐小包车由修武往焦作、沁阳方面西去。

（王玉德，修武县南关村人，现年78岁，建国前在南洋场“耶稣教堂医院”当护士，建国后在家务农。本文为王玉德口述，王永川记录整理。）

九死一生终身难忘

——控诉日寇在小纸坊村的大屠杀

赵九经

1938年农历正月十九日，日本鬼子向修武进犯时，在俺小纸坊村遭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官兵的英勇阻击，在村里展开了白刃战，中国军队奋不顾身，英勇杀敌。二十九军一位营长手提铡刀，赤背上阵，带领士兵们绕碾盘、堵路口进行拼杀，使敌人受到了惨重损失。

日寇不甘心失败，又调来大批援军，二十九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暂时撤离我村。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就对我村进行血腥的大屠杀以进行报复。我在避难时，胸部被打中一枪，当即倒在血泊之中。当鬼子们去追杀其他村民时，我乘机捂着伤口，忍着疼痛，挣扎着爬进地洞里。后来敌人发现了地洞口，声嘶力竭地大声吆叫，并向洞里填土。我们在洞里躲藏的八个人，无奈只好爬出洞来。日寇用一条绳将我们八人绑在一起，带到村东南角屠杀，有的被枪打倒，有的被刀戳死。我被拿东洋刀的鬼子朝后脖颈上砍了一刀，当即倒在其他尸体中。这时我不敢作声，只好装死罢了。

之后，鬼子离开我村继续向西进犯时，路过我们身边，

他们唯恐我们不死，把我踢了个仰面朝天，还朝我左上胸部又刺了两刀后离去。

日寇走后，逃出村外的人回来了，躲藏起来的人也都出来了，啼哭乱喊，寻找亲人。当别人去认尸体时，听到我在呻吟，发现我还活着，就赶快解开绑我的绳子。在准备送我回家的时候，突然听到村东人喊马嘶，枪声震耳，认尸的人们喊着：“鬼子又来了！鬼子又来了！”丢下我又都躲了起来，我只好又装死躺在死人堆里。拐回来的日寇马队从我身上踏过，尾随马队的鬼子兵见不到活人，又向死人堆里乱放枪，并残无人道地朝我的头部及身上乱踢几脚。鬼子走后，我父亲和乡亲们把我抬回家里进行抢救，多亏俺一家亲戚是医生，懂外科，对我进行精心治疗和养护，才免于一死。

惨遭日寇杀害的何止我一人！这次我们全村四百来口人，就有39人被屠杀。村民赵金贵被日寇大卸八块，当时村里村外尸体遍地，狼烟四起，还有不少妇女被奸淫。

时光过得真快，转眼就五十年了。我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每当我摸着脖颈上和胸口上残留的伤疤时，就禁不住想起当年血流满村的悲惨情景，民族仇、亲人恨就充满胸膛。对日寇在小纸坊村进行的大屠杀和我国所受的奇耻大辱，我们子子孙孙是终身不会忘记的。

（赵九经，修武县葛庄乡小纸坊村农民，现年72岁。
本文为赵九经口述，县政协张长安记录整理）

烙印

葛绍武

日寇盘据时期，沦陷区生活七年余，心中有如“烙印”，一生无法释然于怀，先父死于倭寇枪下，更使我与日军仇不共戴天。缅怀我中华民国初告统一，国人正在胼手胝足发奋图强，企望挣脱列强枷锁，恢复民族独立主权，建设亚洲第一共和国之际，竟被日寇炮火摧毁，数亿万炎黄子孙再度蒙受兵燹浩劫，烧杀、奸淫、掠夺、榨取，无所不用其极，魑蜮恶毒，人神共愤，兹择余身受亲睹者集录于后。

民国二十七年正月（农历）十九日晨，我村初闻炮声，民众纷纷拥向庄头向东遥望，皆以为穷乡僻壤地势平坦，国军既无险可守，当不致发生激烈战争，因此甚少惊慌之情。午后枪炮声逐渐接近，村人才闭户栓门，父亲领导着堂兄们在院中构筑避难室，大伯母和母亲则不停地烧香、磕头、祷告上苍保佑平安。晚膳时发现邻村王里张屯和十里铺火光烛天，隐约间已可嗅到倭寇铁蹄气息。虽然国军且战且走并无积极抵抗之意，日军则为了壮胆，不时以大炮轰击民房。夜幕低垂后不久，我家上房中弹，轰隆一声响，椽梁断裂，屋瓦齐飞，挤在避难室内角落的我，耳闻天空中断断续续的枪

声。大伯母和母亲、堂嫂等的祈祷声、饮泣声，使我呆若木鸡，好象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一般。约莫九点钟光景，大地开始回归沉寂，父亲领我回房，先将棉被用水浇湿铺在床上，然后命我躺在床下，惊魂甫定，刚要昏然入睡，突闻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全家老幼面面相觑，大伯母更是吓得面如土色，浑身筛糠，父亲挺身而出，目光四射，大声曰：“仰不愧天，俯不作人，在数难逃”，手持腊烛，昂首阔步前往开门，母亲不放心，还特别尾随到二门口叮嘱了几句。不多一会，父亲带着两个日本兵和本村的保长进来，黄呢军服，头顶钢盔，横眉竖目，狰狞可怖，手握长枪，上插明晃晃的刺刀，我闪在母亲背后，心中琢磨着这就是鬼子兵啊！先是搜索房间，“麦囤”被戳了好几个窟窿，麦粒散漏满地，待看到上房的炸弹现场，明白是他们的杰作时，彼竟发出一连串得意的笑声，最后大踏步离开我家。由于我家庄后有道清铁路通车，国军游击队常常偷袭破坏，因此日本人惯以小型压道车，不定时来往梭巡，如发现附近有人走动，便使用机枪扫射。尤有甚者，经常骚扰邻近村落，美其名曰“清乡”，动辄放火、掠夺，以逞兽欲。最荒唐野蛮的屠狗杀鸡，遇有狗吠，自认是对其大不敬，立刻举枪射杀，日兵多有喝鸡血的传统，一次余从墙隙缝内窥见日兵割断鸡脖，在街口衔喉管吮吸，茹毛饮血，今世罕闻，更向民众强索鸡蛋，稍不如意就拳打脚踢或用刀刺死，草菅人命莫此为甚。因而万民家破，冤魂递增，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盗贼滋炽，惨遭浩劫。

三月初六日（农历）是一个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日子，如果在太平年间，那正是放风筝的好季节，孩子们三五成群

奔驰在大自然的原野里，追逐嬉戏，流连忘返，大人则忙着农田里上粪的工作，驾着牛车口哼小调，自得其乐。如今天变了，农具散堆在院中生锈，孩童面对唉声叹气的长辈，也失去了旧日的欢乐。早上九点钟左右，村西头的薛树清先生夫妇突然光临寒舍，称其长子薛鼎身怀手枪，路经十里铺被国军游击队截获，误认有汉奸狗腿之嫌，遂予以扣留，恳求父亲偕同保长葛永福等绅士前往关说保释。虽然母亲力持异议，但父亲基于道义，邻居有难岂能袖手旁观，慨然应允。临走尚重复说：“在数难逃”，孰知竟一语成谶。当日中午时分，鬼子接获密报，即遣派精锐机械化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将该村团团围困，首先使用猛烈炮火轰击，企图毁灭全村，我方游击健儿则破釜沉舟誓死对抗，终于寡不敌众全部成仁。先父愤恨日寇疯狂滥杀无辜，亦请缨杀敌参与战斗，因而求仁成仁，壮烈牺牲，于今思之创痛犹新。傍晚时分战火结束，日军打道回防，外祖父手拄拐杖前来报讯，母亲闻悉，昏厥三次，痛不欲生，紧抱余头频呼父讳。乱世人命，草草成殓埋葬，皇天后土实所共鉴，为善而得恶报，其然！岂其然乎！殆三周年忌日，始补行修坟，发讣举办追悼奠礼，并敦请名学人薛栋臣先生朱笔“点主”，余为主祭孝子，上香叩首，三牲献肴饌，应邀观礼亲友纷至沓来，同申哀思，庄严肃穆，三日而成礼。

四月初，传闻倭寇为保护铁路畅通，准备毁弃沿线民村。某日深夜，民众开始逃难，宗桃四房数十余口出奔宣阳驿，临时寄住于同族姻亲魏公府上。未久日军接受民众代表请愿，放弃原有念头，但须征用民工大量修筑碉堡，而且挨家轮流牵狗值更，因此苛捐杂税接踵而来，尤有甚者尚有假抗战之

名活跃于敌后的杂牌队伍，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专以涂炭民村打家劫舍为能事，使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越年，母亲送我到西张巨读书，塾师为清末秀才陈庆安老先生，满腹经纶闻名遐迩，惜生徒过多，鲜于讲解，多教背诵而无所成。后为逃避盗匪，我家移住县城。不但进出城门要通过搜查盘诘，而且须向鬼子兵鞠躬行礼，奇耻大辱耿耿于怀。一次佃户驾车入城为我家送粮，日兵横刀拦截虎视眈眈，车夫见状惊恐万状，竟遭其兽性大发，不但麦包被戳得稀烂，连耕牛也把持不住摔倒在地，跌断胯骨成为残废，母亲还出资赔偿佃户一头牛，顺民难做，可见一斑。

学业不能荒废，旋奉母命改入县立小学就读，校中派日本顾问教习“日语”，开始奴化教育政策。初期每周只排有一节课，不久递增为每天一节，用簿本奖励作诱饵，蕞尔倭奴竟痴心妄想同化我数千年历史之神州亿民。余天资颖悟，功课均属上乘，与同窗李佩君（现供职台北邮局）常轮膺前两名，惟独日文格格不入，一方面是心存芥蒂，一方面是口拙嘴笨。犹记某次因恐惧日语教师斥责打骂，临上课时躲于学校厕所内，昔日同学在台聚晤时，尝以此旧事为戏谑话柄，可叹亦复可笑！尤以日本大员光临，则必强迫全校师生列队出城赴火车站欢迎、欢送，最令人齿冷者是目睹高丽女子甘为日兵娼妓，浓妆艳抹，身着和服，脚踏木屐，卑躬屈膝于日寇面前，好一副亡国奴嘴脸。

民国三十一年秋天，国军运用防御战略，决沁河之水意图阻遏日寇南侵，因此豫北数百里秋禾毁于一旦，民生凋敝益甚，我家开始出卖产业。次年农田又发生“蝗虫”灾害，蚂蚱（蚱蜢）大者双翼能飞，有如乌云盖顶隔离天日，幼虫靡

集攀爬谷穗豆藤上面，嚼噬田禾之状，令人望而色变不忍卒观，因而故乡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大饥荒，饿殍载道，易子而食，凄惨景象罄竹难书。殆民国三十三年又连续发生旱灾，野无稼穡，十室九空，天灾人祸孰能御之。每忆及此，心中立即觉得一阵刺痛，久久不能平复。

（葛绍武，修武县葛庄村人，现年59岁，1949年去台湾，现已退休，在台定居。本文选自葛绍武先生在台刊印的《心潮》一书。）

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合作

抗日的一个实例

——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程潜
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程明升
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电报及军令部的复电
南京档案馆

修武县政府快邮代电

事由：电请为第一战区第四纵队司令徐鹏举为匪事实请
整核严惩由

汉口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钧鉴：窃 5 月
17日……（原文与下电类似，故删略——编者）

修武县县长 程明升 叩

6.21发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快邮代电（艳务 二电）务二字第658号

武昌蒋委员长：

兹据第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补充团团团长韩东山于

6月21日由修武县大东村寄呈本部略称：

“本团奉令驻修武大东村佐眼井一带袭击敌人，5月初突有自称‘第一战区游击队第四纵队徐司令部队’开抵本团防地，留驻后即时向本团寻衅，以致发生武装冲突，经过情形如下：

6月11日有古汉村乡民石银妮等14人向本团驻韩庄之营部报告该村有匪数十抢掠民物，请派队剿灭。该营即派队往村拘捕少数匪徒，经团部审问供认不讳，并称系该纵队之部下，即函询该纵队部，乃未与置答，（经调查结果知为该纵队匪首王白头之部下，时常在辉县、修武一带扰民抢掠拉票，并没收民间枪枝，且写布告标语口号谓八路军为‘赤匪’，民众不堪受其凌而投降汉奸维持会者颇多，该纵队并于5月初乘友军五十九师（编者注：可能为九十五师之误）由豫北渡黄河时加以袭击，掠去机枪数挺，其他械弹无数，并曾将本团之宣传员数次扣留，该队又曾任用修武维持会所派之汉奸陈叙九为参谋。）反派大部兵力突于12日上午10时向我驻古汉村之部队围攻，四下搜索，捕去本团宣传员二人，本团为避免冲突，密令该部退入方庄，一面派人前往该纵队部询问真象。据该部邓某声称：‘抢掠民众及压迫贵团部队者，皆系土匪假藉敝纵队名义所为，敝纵队毫不知情’等语。但据铁道义勇队总队部李秘书长谈此事确系该纵队所为后，该纵队忽来函向本团要求释放以前拘获之该纵队士兵。遂予释后，并请求该纵队亦释放以前无故捕去之宣传员二名，事情至此，似已告一段落。

同时，本团探得有日寇数百人将于20日由新乡开往辉县，当即命本团驻大东村之第三营于19日夜前往伏击。忽

接该营报告，该纵队开往大南坡（距大东村二里许）等处，并在村外向大东村架设机枪，不知用意何在，请示应付办法。

同时，接修武县府（县府在大东村）函谓，该纵队欲迫索县府没收土匪之枪枝，并扰乱大东村一带治安，请予（原误为与）注意等语。

本团当即派人侦察。据报，该纵队在各处假借本团团长名义宣传程县长是汉奸，并欲趁本团19日夜开动时向大东村施以突击围攻修武县府，枪杀县长，缴本团驻大东村部队之械，并切断我佐眼、大东二村之联络，截击增援大东村之部队。

本团一面派通讯员向该纵队部及县府分送公函，请求双方顾及统一战线，勿走极端；一面即将佐眼井部队撤回大东村，以防万一。但通信员被该纵队驻孟泉之李中队长拦阻。又派参谋唐清云等5人前往，该步哨即行开枪，毙我通讯员一，唐参谋亦负重伤。此时该纵队发动全体士兵占领山头向我突击。

我军为自卫计，不得已始行还击，因我军毫无准备，计伤亡30余人。

我军为实行当晚出击新乡敌人任务计，乃由北面马鞍山绕道向大东村引进，但沿途仍被射击，又牺牲我排长一人，士兵数名。

同时，其驻大南坡之部队亦即向大东村之县府及八路军进攻，本团第三营亦不得已开枪还击，又伤亡10余人。幸我佐眼村之部队赶到，至当日下午始合力将该纵队击退。

于是，当晚出击新乡敌人之计划遂被其破坏。

据报，该纵队于 20 日又纷纷增兵重行攻击，但本团在未得部军长及钧座指示解决办法前，为自卫计，今后不得不开始采取必要之防御办法。

根据上列事实之经过，可见该纵队对本团之寻衅必有其一贯之计划。该队抢劫民众，任用汉奸，离间国共合作，更诬程县长为汉奸及正式向本团施行突击等行动，实有被日寇汉奸利用之嫌，理合据实缕呈，恭祈鉴核示遵”等语。

据此，除电邵子举、温其亮查明具报并饬对友军须互相协助，不可有歧视之处，致生间衅。并复韩团长，该军到达本战区后先行通知，以便转令各部知照免生误会外，谨闻。并乞通知朱、彭知照。

职程潜艳务二洛印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六月 日 午 时 分发

军委会军令部电稿

有线

洛阳程长官：艳务二电悉。密，查该第四纵队徐鹏举部不法情形，前据修武县程县长电呈，经以0319令一元电该战区核办具报。兹据电称各节，该部对于友军及地方政府一再袭击，掠夺械弹，纵兵为匪，戕官殃民各情，殊堪痛恨，除电朱、彭知照外，着催邵子举、温其亮迅为查明实在情形后，送行严予惩处，并具报为要。

拟稿：何成璞、刘 斐、张秉钧、冯衍之

划行：某代徐部长

（1938年7月8日上午9时拟）

军委会第一部电稿

代电

汉口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办事处叶处长剑英转朱总司令、彭副
总司令：

密。据第一战区程司令长官艳务二电称：“录原文云
云”等情，查所报该第四纵队对于友军及地方政府一再袭击、
掠夺械弹，纵兵为匪，戕官殃民各情，殊堪痛恨，除令催邵
子举、温其亮迅为查明实在情况后，进行严予惩处，特电知
照。

中○ 0809令一元鄂印
发文第5417号 7、10

（此组电文，载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87号全宗、
4536号券。由《郑州市志·黄河志》编辑室王法星同志
于1988年8月抄录复制转寄，特表谢意。）